

歷史空間

# 高票(下)

白頭翁

「高票」沒標準，票友圈裡認可即高。京劇道白：高出一丈為高，高出一指亦為高。

錢六爺是前門大柵欄一帶小有名氣的「高票」。吊完嗓，溜過彎，趟着帶有台上老生步調的方步進永春茶館。錢六爺家境不寬裕，人們尊敬他是因為他是「高票」。錢六爺三六九才進茶館，進茶館也只是點一壺「高沫」。但錢六爺在票友中被高看一眼，洩着碧螺春，點着小八件的爺也得先站起來給錢六爺拱手。票友，一口的京戲京白：「錢六爺數日未見，可忙可好可清閒？」錢六爺拖着京白尾音接上去：「承蒙爺的關心惦記，一切安好！」真有些余派老生的道白韻味，有懂的票友聽出「余味」會叫聲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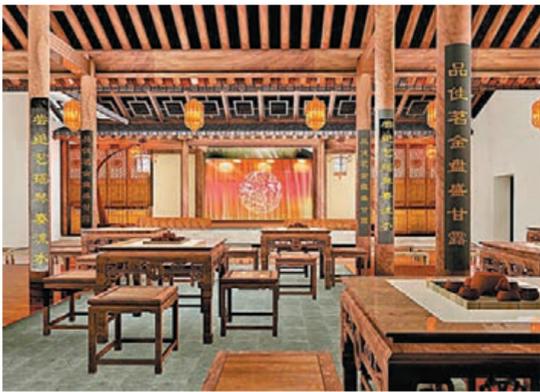
但凡是茶館一見「高票」都低三下四，回頭高聲高腔：「沏一壺新到的剛開封的西湖龍井！」因為「高票」能給他聚財。

「高票」不俗，現在十個博導教授恐不到其腰。

錢六爺清口、吮茶、品茶、吐香、深吸，才用眼神招呼茶館內熟悉的票友，放盞碗，然後清咳一聲，半是長嘯半是嘆，票友懂行。皆知此乃戲台上的「叫板」，好戲開始了。

錢六爺不愧「高票」，「高票」講究「互動」。

問：「唐老關的《捉放曹》都聽過吧？」唐老關指老生「唐派」創始人唐韻笙。見到眾人紛紛點頭，才徐徐道來，其中陳宮有一段唱腔「一輪明月照窗前」，六爺手敲着桌面，打着板唱了一句「一輪明月照窗前」。唱得高、亮、寬，不愧「關外麒麟童」，「關東伶王」，錢六爺學得真到位，「高票」是也。錢六爺食指中食擊打桌面的節奏一變，「聽過《文昭關》吧？伍子胥也有一段唱腔」，一聲咳嗽，有票友熟悉這齣戲，選用嘴擺開「場面」，錢六爺說伍子胥也有一段「一輪明月照窗前」。錢「高票」用手在額下一捋，那是擺「髯口」，然後又學了一段奚嘯伯的唱腔，唱得也真是委婉細膩，清新雅致，如訴如泣，如醉如歌。票友都聽出味來了，張狂得齊聲道好！最後錢「高票」站起，托茶如托印，擦衣如擦袍。傢伙器鑼鼓點用嘴打起來，又唱了一段《清宮冊》中寇準唱的「一輪明月早東升」，是楊派楊寶森的唱段，錢「高票」學得惟妙惟肖，神韻俱在，尤其是那拖腔，一波三折，一折三回。當唱到「我好比哀哀空雁，我好比龍游淺灘，我好比魚兒吞了釣線，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」四句唱，四個好比，唱出伍子胥那時那刻的心情，是楊派的經典唱段，讓茶館幾乎「爆館」，讓票友好生過癮。



茶館一見「高票」都低三下四，因為「高票」能聚財。網絡圖片

「高票」還有「高招」。他就接着講戲裡戲外，台上台下。三杯清茶過後，錢「高票」說一段台上趣事。說楊寶森當年扮伍子胥，是「大軸」戲，那天楊老鬧着實癩了，就在後台打了個盹。沒人敢喚醒楊老鬧，直到前台的催人鑼鼓打成一個點，楊老鬧才猛然醒來，趕快扎靠換裝戴髯口，撩帳登台，才在台口邁出三步，下面的觀眾就鬧開了，「通」聲不斷，有的甚至直喊要退票，這叫「炸園子」，後台慌得如熱鍋上的螞蟻。

楊老鬧也納悶，戲是熟戲，詞是老詞，還沒開口，怎麼就被「炸」了呢？三步之內，楊老鬧發現是髯口掛錯了，伍子胥年輕時應為黑鬚，一口黑髯口，慌中出錯掛的是灰白髯口，台下的戲迷幾乎一水的票友，其中不乏「高票」，這齣戲看過至少十幾遍。幾乎人人都能唱幾段，這麼大的「婁子」，忍無可忍，此時不「通」（即喝倒彩，老戲園子中謂之「通」），何時「通」？說話之間三步之外已到了台口，要麼趕快「敗」回後台，那就「認栽」；要麼「救場」，壓住這台下的起哄。楊老鬧「亮相」、「起霸」、「趟馬」，一連串的動作真叫絕活，漂亮。緊跟着一聲亮堂堂的長嘆，拖着長綿綿的尾音，此謂「叫板」。喚起琴聲。楊老鬧迎琴和板先唱了兩句台頭戲：「夜行曉宿催馬狂，風餐露宿心發慌。」有板有眼這一唱，如石破天驚，場內立即鴉雀無聲，站起來的趕忙悄悄坐下。後台的台人從龍套到老鬧都長出一口氣，圍是「炸」不了了。楊老鬧真不愧是角兒。

錢「高票」錢六爺對楊老鬧是佩服得頂禮膜拜了。錢六爺興奮得臉漲得通紅，頭上冒出霧氣，人中都激動得亂顫。救場如救火。錢「高票」微微把茶桌一敲，多少角兒都折在這種小事上，戲台之上無小事，在戲台上跌倒就一輩子爬不起來。緊跟着，楊老鬧西皮快板，唱出四句定場詩：「心中焦慮怒氣沖，熱血沸騰難難平。舉目四望刀割肉，青絲何時染秋霜。」這回叫好之聲差點「炸」了園，難得的是後台的叫好聲也聲貫戲台。台上台下齊喊好，這在戲園子裡絕無僅有。楊老鬧啊——錢六爺把右手大拇指高高挑起。講得真生動！「高票」就是「高票」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# 談談寫專欄

在書店看到一部譯書，美國全國報紙專欄作家協會原會長蘇載特·馬丁內茲·斯坦德靈的《專欄寫作的藝術》，譯者熊錫源，廣州《南方日報》出版；蘇載特是這方面的大行家，由她現身說法，自是甚具價值；所以譯本的副題是《專欄寫作大師的不傳之秘》。

這書內容豐富，由寫作技巧談到專題專欄、作家的內在在世界等，旁徵博引，不是吃這門飯的，讀之亦甚為過癮。在談到寫作訣竅時，蘇載特引用新加坡《今日報》專欄作家吳耀的〈十條建議〉，概括為：一、帶著信念寫作；二、保持你的焦點；三、要理解反對的觀點；四、用事實做論據；五、使用類比；六、要有批判性；七、運用報道；八、當地化、個性化；九、要有激情；十、要提出一個解決方案。猶記當年編副刊寫專欄，謹記的只有吳耀提出的第八條中的半條：個性化。換言之，編副刊要有特色和編者的理念；寫專欄，更須有作者的自我風格。至於其他的建議，還須看寫的是什麼稿件。

香港的報刊專欄，最輝煌的時期應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。這一時期，報業發達，稍具才氣的作者，作品不愁沒有地方發表，有等更日塗七八個欄，忙到不亦樂乎！這些作者，每個欄目都各有特性，分得很清楚，甚至筆名都不同，分踞各報，收入殊可觀。當年的流行小說家司空明，在報館只是編輯一名，收入有限，於是搏命塗格，三毫子小說也寫了不知多少本；他曾言一對仔女，都是靠稿費養大的。另如劉以鬯，一手寫嚴肅，另手要流行，因要以此餬口也，和司空明一樣，專欄之外，還寫「三毫子」。

最經典的莫如高雄，他筆名之多，自己也忘記了，而聲名鵲起和賴以成名的文類，有以下幾個：

- 一、三蘇，多用於怪論。
- 二、小生姓高：先用於愛情小說；後用於「借殼小說」。
- 三、經紀紀：專用於《新生晚報》所撰的〈經紀日記〉。
- 四、許德：用於偵探小說。
- 五、史得：用於社會奇情文藝小說。
- 六、旦行：專用於《大公報》撰寫之〈天堂遊記〉。
- 七、石狗公：專用於《新晚報》撰寫之〈石狗公自記〉。
- 八、高雄：是他的別名，也是用於寫稿的筆名，較知名的作品有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》、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（新篇）》等。



這書是寫專欄的聖經。作者提供

由上所列，可見高雄寫作文類之廣，司空明、劉以鬯望塵莫及；此外，同一張報紙的副刊，高雄還以不同筆名，霸佔多欄，如四十年代的《新生晚報》。

談回蘇載特那書，她認為寫專欄有所謂「4S準則」：

- 一、簡短 (short) 不僅不要冗長，句子還要短。
- 二、簡單 (simple)，即容易讀懂。
- 三、站得住 (sound)，遵循新聞倫理的原則，要經得起嚴密細緻的審查。
- 四、有感染力 (sing)，能引起受眾的共鳴。

這4S，實是寫專欄須遵守的法則，如果能達到，必是個好寫手。當然，文筆還是最重要的，沒有生花妙筆，又怎能引人入勝？

來鴻

杜鵬霄

# 長城內外

那一道殘斷的城垣，從沙梁和草叢中向我眼前走來。許是過於蒼老吧，一路走得踉蹌，當橫互眼前的時候，看到的是一幅蒼涼的晚景，早已不見的偉岸，讓人平地生出許多悲傷。幾千年風雨，竟也不肯留情，把這樣一位歷史巨人，侵蝕得如此消瘦，在距離中第一次看得真切，定邊的長城如此的殘敗不堪，讓人唏噓不已！

我從內蒙的草原走來，從寧夏的鹽鹼地走來，走進王圈梁，驕地與長城不期而遇。我想，這是當年秦始皇督建的秦長城麼？抑或是大明年間在秦城的基礎上再度輝煌的明長城？我一時難以說得清楚，能夠說得清楚的是，望見這一綿延數千里的殘垣斷壁，不由得千年雲煙奔來眼底，思古之悠情湧上心頭。

那是一個名叫孟姜的女人啊，不知夫君身死長城腳下，念夫心切，於是從千里之外，蹣跚而來，找尋夫君。沒有人告訴她夫君已經身死荒漠，沒有人告訴她無數女人的夫君遭到和她夫君同樣的命運。這女人哭天搶地，日夜不息，淚流如雨。蒼天為之動容，大地為之動情，於是城牆倒塌，看到了夫君的森森白骨。一曲人間悲歌從二千年前，直寫到了現代，讓多少人為之落淚，潤濕了冊頁。之後，又一個女人從關內走出關外，回首望着生她養她的土地，禁不住大放悲聲。是那個出生於秭歸的女人啊，名叫王昭君的，從金碧輝煌、美侖美奐的漢宮走出，肩負着匈漢和親的歷史重任，告別了美麗的中原故土，走向深深的大漠草原。原是故土難離的，當她看到茫茫荒沙，孤雁哀鳴，草無人稀的草原，回望着父母所在，生長的熱土，怎能忍得住一腔熱淚長流不斷，積為一處淪兒，竟是帶了紅色的呢！一群鸚鵡尋跡而來，盤旋在女人淚水積成的湖水邊，長鳴不已。於是，那個地方，那個遠離漢室千里之外的紅臉渾，便被多情的後人稱之為「遺鸚之鄉」。多麼美的女子，當走出這綿綿的城垣，內心深處的悲哀，定是無人體驗的，也定是能被後人體驗的，那番兒女之情千般柔弱，那番勇氣，卻能與男兒比肩！於是歷史留住了這個女人的芳名，讓人久久不能忘懷。那長城邊發生的故事，豈止是由女人演繹的，那些個堂堂男兒們也都有一曲又一曲血寫的壯歌。男兒們書寫的慷慨悲壯之歌，感天動地！

似乎那是個叫蒙恬的大將軍，在史稱上郡的地方，鎮守着秦的疆土，捍衛着

秦的尊嚴。閒暇之時，用獸毛製成了一個流傳至今的書寫工具——毛筆，寫下了大美的中華歷史，繪出了燦爛的華夏文明！漢朝的飛將軍李廣，在雁門關下，成就了一個傳奇般的英名。還有那北宋的楊家將，打虎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，大戰金沙灘，更是讓人蕩氣迴腸。時間抵近明代，那個鎮北台上，更是熱鬧不凡。一座鎮北台，巍巍聳立在上郡北地，那是大明的威嚴，那是中原的威儀，長城內外兩廂來往，恭敬如賓。那個叫「款貢城」的城中城，不是浪得虛名，進貢來的，鎮北台守將代以皇上名義，款待這些遠方來儀的使臣們，那般威儀足以讓外族敬而仰之。統萬城頭，旗幟獵獵，號角連連，黃沙征戰，怎一個威風了得！萬里長城，烽燧相繼，演繹出了多少悲壯的歷史故事，記錄着多少蕩氣迴腸的英名。

隨意走過長城，都能拾到閃光的歷史碎石，在陽光下透視，碎石會幻化成一章章燦爛的篇章，讓人激情澎湃。這是三秦大地的殊榮，別無選擇！我從遙遠的思緒中回到現實，車也從王圈梁穿過城垣，不意卻穿進了一段塵封的歷史。一排低矮的城牆上，殘留着一眼眼窟窿，歲月的侵蝕，使得這些窟窿殘敗不堪，萋萋荒草將城垣和窟窿遮蓋得嚴嚴實實。但是撥開濃重的塵埃，看到的卻是一段閃光歷史，令人肅然起敬。一九三七年，一支部隊從南灣溝開進定邊，駐紮在長城腳下，面對着一片白茫茫的鹽池。那些走西口的商人們，從東部的山西境內，常到這裡，把鹽巴帶回去，再捎帶些羊皮茶葉，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，在這條路上，不斷演繹。這支部隊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部，旅長是威震敵軍的王震將軍，在長城腳下，駐紮了兩三年，為抗日的八路軍部隊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軍需供應，也成就了三五九旅的威名。七八十年過去，這裡已經人去窟空，只留下一排坍塌的窟窿，似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，向路人默默地訴說着一個遙遠的故事。我們似乎不能忘記！

走過長城，又看到一番壯美的圖景：一座高山上，整齊地排列着一片片藍色的鐵板。這是一組光伏發電板，是用取之不盡的光能，造福定邊；與之相伴的是一組風力發電站。這是一幕振興騰飛的活劇，就上演在這條綿延數千里的長城腳下，想必大幕已經開啟，一幕又一幕，讓人心生期盼！

詩詞偶拾

許金印

王太生

# 旅遊詩選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，南安一中香港校友會組織秋冬旅遊，校友及親屬八十餘人遊嶺南，泡溫泉，尋古蹟，牽朋攜侶去尋夢，歡聲笑語滿載歸。出門須有朋，旅遊應有伴。校友們大都成雙成對，而我之愛妻二零零六年離我西去。觸景生情，百感交集。推窗邀明月，夜深不能眠。

遊嶺南有感  
香江找夢出遊稀，  
為愛溫泉下翠微。  
三家巷里尋古蹟，  
水木田間露沾衣。  
曾將淚眼哭睡獅，  
山河凋零遺恨多。  
且喜今日神龍吟，  
直上九天震宮墟。

# 憶愛妻

# 描景隨筆

攜侶偕成雙，  
唯我形影單。  
臨冬懷內子，  
寒衣擺何方？

溫泉湖水水綿綿，  
煙牽古樹樹連天。  
魚游鳥翔多自然，  
萬象落日還爭前。

豆棚閒話

# 喝粥翻書

雪夜，適宜用蘇州青烹粥，翻《菜根譚》。肥厚的蘇州青，葉莖一片一片掰開、洗淨，用張小泉菜刀細細切碎，入粥，文火慢燉。

《菜根譚》是一棵老青菜，在雪夜裡，一瓣一瓣地嚼，喝粥時讀，養胃、暖心。

我一手捧一碗粥，一手翻《菜根譚》，「天地有萬古，此身不再得；人生只百年，此日最易過。幸生其間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樂；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。」讀這樣的句子時，一碗粥，碧綠；紙頁間，有風，有鳥飛過。

許多好書都錯過了，在這雪夜，遇到《菜根譚》。我在年少時沒有認真去讀，書一直在那兒等着，寒夜喝粥，讀到這樣的句子，心中陡然一沉。

我承認，我不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，喜歡翻時，揣摩那個寫書人的心境，於書中與他相遇，哪怕隔了幾百年。

幾百年的時間並長。幾百年後，當一個人讀着文字，眼睛裡有山，映着水；看到時光，望見天地，能夠引起情感共鳴，說明那本書像一棵菜，仍然活着。

一冊線裝書，在沒有人讀它時，清風明月去翻。從書架上，或故紙堆裡，拂去書頁上的灰塵，浸泡在蒼涼的水裡，遇到陽光，或者好天氣，它又活了。還能帶給這個人各種各樣的心情，好心情、壞心情，或者，不好不壞的心情。

我在雪夜喝粥，翻《菜根譚》，有這樣的感覺。不過，有些書，少年時讀過，並不解其

中味，只有經歷過，裡面有稻的米香和菜的清香，才知粥味。

在這個匆忙的人世，經常領覺到人生的許多「不快樂」。是做事沒有別人順？處境沒有別人好？還會聽到有人背後說你的不是，而忽略了「不可不知有生之樂。」

雪夜喝粥，渾身暖洋洋的。我想起走在寒風裡，就惦記着趕緊回家煮一鍋菜粥。煮粥時，紅泥小火爐，火焰舔着鍋底，先用小米下鍋，待到漸漸翻滾時，撒下蘇州青的菜末，米漿稠綠。

我們有什麼不快樂？每天呼吸着清新空氣，還有什麼比喝粥更快樂的事情？是外在的因素導致內心的不快樂，還是內心本來就不快樂？大多數人屬於前者。

有些文人，天生就是逍遙樂，能夠揣摩到在幾百年後有人還會翻他的書。他不在，書還像一棵青菜長在菜園子裡。同樣也是喜歡飯粥的李漁，在《閒情偶記》得意地說，多少年後，有人還讀他的書。

文人的偷着樂，金聖歎在《不亦快哉》中列數三十三種。每一種，都會讓你開懷而樂。金聖歎的《不亦快哉》，是我喝粥時，用來佐餐的五香蘿蔔乾。

一本書，就是一碗粥。所不同的是，它們有的是糯米粥，有的是紅豆粥，有的是玉米粥，有的是紅薯粥……我覺得讀《菜根譚》，適宜喝粥。

喝粥，能抵禦風寒。許多事情，古人早

已琢磨透了。比如《菜根譚》還說，「棲守道德者，寂寞一時；依阿權勢者，淒涼萬古。」讀這樣的句子，我感到背脊發冷。古人真是太厲害了，把許多事情給你點透。就像我在深秋，爬上徽州一座不知名的山上看日出。站在山巒之巔，涼風灌衣，空氣寒冷清冽，看到天地的浩大無邊，有人生的寂寞一時和萬古淒涼。

一呼一吸，人活一世，不過百年，一日就這樣不知不覺，在吃飯喝粥中過去，因此不可不知活在這個世界的快樂。

怎樣活得像一株植物，而無虛生之憂？就像一個人，春天對一朵木筆花傻笑，夏天躺在一棵古樹下睡覺，秋天聽床下蟲子叫，冬冬日鼻呼煙，呼啦啦喝粥……

在雪夜，喝粥，翻《菜根譚》，不覺天際已白。



雪夜喝粥，渾身暖洋洋的。網絡圖片